



遇见了谁 爱转角

ai zhuan jiao
yu jian le shui

顾七兮一著



单亲妈妈与高富帅的爱情攻心战

谁说花开只一季，女子无二春？

七年之痒、丈夫出轨、母子隔离……为了夺回孩子，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她毅然重新杀回职场，却发现——离婚那天差点撞死自己的冷酷高富帅居然是公司总裁！这是老天有意捉弄，还是爱有天意？

最温馨治愈的爱情“桃花宝典”，遇到爱，大胆爱！大声爱！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遇见了谁 爱转角

I247.57
3531

ai zhuan jiao
yu jian le shui

顾七兮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转角遇见了谁 / 顾七兮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68-3954-9

I . ①爱… II . ①顾…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5353 号

爱转角遇见了谁

顾七兮 著

图书策划 崔付建

责任编辑 赵丽君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鸿儒文轩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 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54-9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全新开始
001 ◀

第二章 再次相遇
017 ◀

第三章 意外不断
035 ◀

第四章 重新就业
057 ◀

第五章 自由创业
087 ◀

第六章 情感萌动
108 ◀

目
录

第七章 爱就勇敢追

► 131

第八章 被幻灭暗恋

► 142

第九章 打破暧昧

► 155

第十章 缺新娘的婚礼

► 175

第十一章 大结局

► 195

番外：童小惜篇

► 203

顾七兮写在后记

► 212

第一章 全新开始

经一事，长一智，温暖后来终于在泪水中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生活亦是如此，苦涩与甜美的交织，方才奏响了生命的乐章！任何一段感情，在开始之前，大家都想要这天长地久，可是，往往过去几年之后，往往那些所谓的深情便败给了时间，败给了残酷的现实。

“小姐，你准备做什么？”打扮的青春靓丽的发廊小妹帮温暖小心翼翼地围好布，很熟稔地撸了下她那柔顺乌黑亮丽的长发，赞叹道：“好漂亮的头发。”

“帮我剪了吧！”温暖只是很简短地说了五个字，从镜子里抬脸，看着发廊小妹满脸的惊诧，又很耐心地补了一句：“请帮我全部剪掉！”

“小姐，这么漂亮的头发，你确定要剪了？”那发廊小妹看上去不过 20 多岁的样子，情绪毫不遮掩地挂在她那青涩的俏脸上，“多可惜啊。”

“可惜么？不觉得。”温暖凄婉地勾着嘴角苦笑了下，“剪了吧。”

“小姐，你这头发一定留了很久了吧？”那发廊小妹有些不舍得抚着温暖的头发，手里抓着剪刀，却迟迟下不去手。

“嗯，几年了。”温暖淡淡地回了句，这头发是她跟谢天结婚那一年开始留的，到现在整整七年了。

25岁那年，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下，温暖嫁给了高大帅气事业有成的谢天。其实，那时候的温暖，真的一点也不想结婚。她的人生像琼瑶小说里的女孩子一样令人羡慕，学生时代她漂亮功课好，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大学毕业，顺利进入电视台工作，不仅工作能力强，又懂得察言观色，笑脸待人，人缘很好，就连嫉妒她的同事也很难挑出她的毛病。正当她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飞跃时，温妈妈却拉着她去医院体检，做了一次全面的妇科检查。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体检，让温暖知道，原来温妈妈患有多囊卵巢性综合征。这病症，会遗传，温暖很不幸地被遗传了，如果不赶着年轻的时候结婚生孩子，以后年纪越大，不孕不育的几率越高。

在温妈妈的鞭策下，三姑六婆的热情鼓动中，在温暖被迫一次一次的参加相亲盛宴中，终于，她遇到了谢天。

年轻，帅气，事业有成，是贴在谢天身上的标签。但温暖对他并不是所谓一见钟情，再见倾心。感情的事，尤其是感觉，并不是对号入座就能摩擦出火花的。只是，在众多极品相亲盛宴的摧残下，温暖第一眼看到谢天，就觉得，他或许是适合结婚的，婚后，她得趁着年轻赶紧要个宝宝。

温家对谢天是相当满意的，谢家对温暖也是非常喜欢。于是在双方家长乐见其成的推波助澜下，谢天跟温暖顺风顺水地交往了一段时间，就领证结婚了。

婚后，为了全力以赴地要宝宝，温暖辞掉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精心准备下，运气不错，孕期如约而来，她为谢天生下一个儿子，乐乐。就这样，温暖踏实、安心地过着平平淡淡的小日子，哪怕与挑剔的公婆同住，时常会受一些小委屈，但乐观的温暖总是能妥善处理，并且以吃亏是福的心态开解自己，尽可能地把家庭经营得温馨甜蜜。

可惜，好景不长。自从5岁的儿子乐乐被查出来患有儿童精神障碍这病症后，这个家庭似乎就被埋下了一颗炸雷。公婆把孩子的病推诿于温暖，对温暖横挑鼻子竖挑眼，还时常在谢天面前抱怨温暖的种种不是。更过分

的是，他们思想观念封建，觉得是温暖宠坏了乐乐，所以，不时会对乐乐用粗暴的方式，责骂，呵斥。这让温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但碍于是公婆，她也不好责备什么，只能偷偷地跟谢天委屈的哭诉，委婉地让他劝说下公婆。可谢天在教育孩子的观点上，跟父母态度是一致的，甚至还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就得要以暴制暴，才能驯服。

三番几次下来，温暖不免跟谢天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争执，渐渐争执演变成吵架。最后，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而谢天，渐渐以加班、工作忙为由，回家时间越来越少。温暖始终觉得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合，她和谢天之间的感情，并没有什么问题。有时候，分开冷静倒是好事。而她，则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全心地照顾乐乐。希望儿子的病，能够早一些好起来。

可是，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地摆在她眼前的时候，温暖的世界，顿时崩塌了……

回忆很冷，因为现实的残忍！

温暖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过脸看了一眼还在发呆的小妹，“怎么还不动手？”

“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再想想吧。”那小姑娘看着温暖，“好不容易留这么长剪了好可惜的。”

温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心里竟然也开始不忍起来，她的感情没了，婚姻走到尽头，连自己那一头长发也得要舍去吗？

“算了，你帮我做个护理吧。”最终，她还是没有坚持，淡淡地对着发廊小妹吩咐。

“好嘞。”那发廊小妹欢喜地应了声，忙麻利儿地给温暖做上了护理，“大概二十分钟就好，您先坐着看会电视。”安排好了温暖，她又到一旁忙和别的去。

温暖很安静地坐着，她的脑海里却好像是放电影一样的将她七年之痒失败的婚事历历在目地重新播放了一遍。

温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她跟谢天之间，突然就变成这样？

当初的那些相爱，当初的那些誓言，当初的甜蜜依旧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可是事实上，他们两个却在离婚协议签字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了曾经最熟悉的陌生人。

半个月前，下着绵绵细雨的阴雨天，在温暖开车出来接儿子的途中，收到一条来自谢天的手机短信。她打开这条彩信的时候，心脏顿时好像被一双无形的黑手给生生地揪住，顿时撕裂一般的疼痛，浑身冰凉。

照片上，一男一女，用最亲密的姿态搂抱在一起，做着某项原始的运动。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照片的男主角是温暖的老公谢天，而那个女主角，当然不是温暖。直到后来，温暖顺着短信，去酒店抓奸在床的时候，她才知道。原来，照片里的女人叫梁桐，谢天公司新招的前台接待，进公司七个月，就跟谢天好了六个月。

六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如果，梁桐没有沉不住气，给温暖发来这样的信息，并且引导她去酒店抓奸的话，恐怕，谢天跟她再好上个几年，温暖都不会觉察的。

温暖跟谢天结婚七年，对他是毫无保留的信任，就算是亲眼看到，抓奸在床，她还是那么天真地希望听到谢天的解释，抱着善良的心态，想去原谅他这个迷途了、出轨了的丈夫。毕竟，他是她孩子的父亲。可是，没有想到，谢天却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搞外遇，并且大言不惭地说，温暖一点都比不上梁桐，他现在最烦的就是见到温暖，如果可以，他真的一点也不想回家，不想看到她。

温暖当时的心，凉的就好像是大冬天被迫喝下了带冰的水，将她浑身流淌的血液都冰冷地冻结了起来。她在眼泪中，目送着谢天搂抱着梁桐，渐渐远去，渐渐模糊。喉咙像灌了铅似的，哽咽着，喘不过气来。

温暖哭着回家，却又看到公公婆婆在呵斥乐乐，不由得护子心切地跟婆婆顶嘴，吵了几句，不曾想到，追着她回家的谢天竟然理直气壮地打了温暖一巴掌，送了她一个“滚”字。

这一巴掌，打断了温暖对婚姻的所有美好期冀，也让她决定不再对谢

天隐忍及退让，于是她狠下决心，离婚！今天签完字，她便来理发店，想把这头“烦恼丝”给剪去了，然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不过现在她觉得就算不剪也无所谓，要重新生活，靠的是自己内心的毅力，而不是就那么剪个头发就可以。

“暖暖，你在哪里？”童小惜打电话来的时候，温暖正好做完护理，简单收拾了下自己，付完钱就朝着童小惜约的地方匆匆赶去。童小惜是温暖联系算频繁的闺蜜，她离婚了，自然是需要找闺蜜好好地聊聊心事。

斑马线上绿灯转黄的时候，温暖提着步子快速地奔了过去，岳昊天耐着性子，看着前面的红灯转绿，刚一脚油门准备踩下去，却看到一个快速跌撞着奔来的身影，忙一脚紧急刹车，硬生生地在即将撞到温暖的瞬间，把车停了下来。

温暖顿时被吓倒了，惊恐地望着岳昊天的车，她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她只要微微弓一下膝盖，就碰着这车了。如果，这车没有及时刹住，或者，差那么一点点，温暖可能就被撞飞了。

原来，生死，真的只是一线。

岳昊天拧着英俊的眉，摇下车窗，冷冷地扫了一眼温暖，问：“你没事吧？”

温暖受惊过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茫然地睁着眼，无神地看着岳昊天的前挡风玻璃。很显然是受惊过度。

岳昊天无奈，用力摁了一下喇叭，再问：“你没事吧？”突然想起这里禁止鸣喇叭，又暗骂了声：“Shit！”然后，拉开车门，抬脚跨了出来，快步走到温暖面前，摇晃了下她：“你没事吧？”

“我没事。”温暖终于回神，将视线对上岳昊天。

“你没事？红灯时横冲直撞？”岳昊天语气高了几个分贝：“小姐，拜托，你自己想死，但也别害人！”

“对不起。”温暖心虚地低头，她刚才确实莽撞了。

岳昊天冷冷地扫了她一眼，语气嘲讽道：“还知道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温暖神色恍惚，没有心思为自己辩解什么，只能不断地重复道歉。

岳昊天神色疑惑地扫了她一眼，吞咽下不满，挥挥手道：“既然没事，那你走吧！”杵在这马路中央，太碍事了。

温暖歉意地看了一眼岳昊天，快步退到了路旁，她双手紧紧环住自己，茫然地抬眼看了下四周，顿时，心中生出一种无去无从的落魄感来。

岳昊天上车后，后面的车，顾不得不准按喇叭，早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催促起来，岳昊天稳了稳心神，看着红灯转绿，一脚油门轰上去，车就疾驰了出去，只是从后视镜里，隐约地看着这个神色仓皇的女人，渐渐模糊地消失。

“你怎么剪头发了？”温暖看到齐耳短发的童小惜有些意外，她以前是一头长卷发，戴着发箍，特别的有女人味，特别的妩媚，现在看上去却干练了不少。

“是啊，你不觉得现在的样子很知性，干练吗？”童小惜浅浅一笑：“很有女强人的范儿吧？”

“是啊。”温暖笑着点头，“可你不是提倡女人就得小鸟依人吗？什么时候想做女强人了？”

“我要找工作去了。”童小惜认真地宣布，说完补充了句，“我觉得女人不管何时何地，都得要自己独立，才能够保持足够的魅力。”

“嗯。”温暖敷衍着点点头，“独立跟你去上班，剪头发好像扯不到什么关系吧？”

童小惜看着温暖，一本正经地说：“作为现代女性一定要经济独立，要有经济来源，女人经济独立，才有本钱谈人格独立，如果在经济上太依赖男人，就没有办法独立。”说完不等温暖接话，又扯着嘴角笑了笑，“当然这些跟我剪头发没实质性关系，我不过是想换个形象，给人点新鲜感而已。”

“好吧。”温暖点点头，“我懂了。”

“你呢？”童小惜帮温暖面前的水杯倒满，“今天签字了吧？”

“嗯。”温暖接过小惜递来的水杯，小口地喝了点水，润了润干涩的嗓子，要她波澜不惊地谈起自己离婚的话题她是做不到的，心里就好像是被铅堵塞了似的。

童小惜一脸同情地看着一脸静默的温暖，她此时表现的如此淡然，可是小惜知道，温暖的心已经随着这场触礁的婚姻而变得千疮百孔。一段失败的婚姻，能迅速地让一个女人成长，并且催着老化。

“你还好吧？”沉默了半晌，童小惜还是忍不住开口问。

“还好。”温暖细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只是当初想着做全职妈妈能更好地照顾孩子，把工作给放弃了，现在没有工作的我，连乐乐的抚养权都要不到。”

“什么？你没要到乐乐的抚养权？”童小惜拔高了音调喊了句，随即意识到不妥当，四周看了一眼，忙捂着嘴巴压低了声音，“暖暖，你把乐乐给谢家了？”

温暖悲伤地点点头，如果有选择，她一定不会把乐乐给谢家的，就谢家那些不可理喻的粗暴教育方式，她那可怜的乐乐说不定要遭受什么虐待呢。

“这怎么可以？”童小惜不淡定地开口，“暖暖，你又不是不知道谢家那两位对小孩子的教育方式？只会让乐乐越来越孤僻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听到小惜的话，温暖的心里好像瞬间被针刺了似的，眼里再一次涌现酸涩，“我没有工作，没有乐乐的抚养权。”

“那你有工作了，是不是就能要回乐乐的抚养权呢？”童小惜看着温暖，“我觉得以你的能力，要找个工作，应该不难啊！”

“在家待了几年，跟这个社会早就脱节了。”温暖无奈地叹了口气，“现在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我说你别这样悲观呢。”童小惜伸手拍了拍温暖的肩膀，“你可是咱们

三朵金花中，能力最强的一个，你都这样没自信了，那我回职场岂不是更加没戏了？”

“我也不是没自信，只是在签字离婚后，我突然对这生活感觉很茫然，有点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感觉。”温暖诚实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该找什么职位比较合适。”毕竟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不像人家刚出校园的小姑娘。

“你呀先别想太多了，最近跟戚雪联系了没？”童小惜被温暖的情绪带的有些低落，忙转移话题道。

戚雪跟温暖，童小惜是大学同学，一个宿舍的舍友，更是超级死党，被称为“三朵金花”，彼此关系一直很好。只不过，大学毕业之后，温暖进电视台上班，辞职，相夫教子，一路按部就班；童小惜热衷于享受生活，在形形色色的聚会中，终于觅得“宝马”王子一枚，即将谈婚论嫁；戚雪呢则是去国外继续进修，一路从硕士读到博士。前段时间，温暖跟她打电话的时候，还开玩笑，说她是不是要读成博士后才回国呢！

戚雪则是笑笑，打趣地告诉温暖，她又换了个专业，打算从零开始再一次的进修。

温暖对戚雪的不定性，只是抿着嘴角笑笑，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不同，方向不同，只要她开心就好。

温暖又想起，戚雪半个月前跟她联络过，说她要回国了，找时间和温暖童小惜聚下。当时，温暖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去接机，戚雪却说，机票日期还没定。而且，她这次回国了，就不去国外了，要回上海扎根，以后有的是时间跟温暖和童小惜见面，让温暖等她安顿好了再联络。这一段时间，温暖因为离婚，生活彻底被打乱，将这事忘得干干净净。

“戚雪好像要回国了吧？”温暖不确定地回了句，随即忙掏出电话，“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看吧。”说着从手机通讯录里翻出戚雪号码来，清脆的彩铃声，才响了三遍，电话那头的人便接起，亲昵的问候传了出来：“暖暖，你总算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声音亲切而温暖，就如戚雪本人一般让人感觉亲和。温暖心里不自觉地松懈了一口气，随即寒暄道：“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上周啊，我回来当天就给你打电话了，但没打通。我估摸着，你是不是出去旅行了，就想等过几天再跟你联络。”戚雪爽朗的性子一点都没变，劈里啪啦地说了一通话，“哎哟！我这刚回来，找房子，搬家，各种忙，就把这事给搁着了！”

“哦，忙完了嘛？需要我帮忙么？”温暖忙关切地问。

“忙的差不多了，要不然，咱们俩抽个时间见见？”戚雪主动邀约。

“好啊，你今天有时间不？”温暖笑着说，“我刚跟小惜在喝咖啡呢，晚上一起吃饭吧？”

“好啊，”戚雪电话那头应了下来，童小惜倒是急切地打断道：“不行，暖暖，今晚我有事，一会就得走了。”

“啊？”温暖茫然地看着小惜，“那怎么办？”

“我来跟戚雪说吧，你们两先聚着，回头咱们仨再约次。”童小惜笑着从温暖手里抓过电话，跟戚雪便聊了起来，最后满脸可惜地挂了电话，

“哎，要不是晚上这个人推不掉，我还真的想跟你们一起晚饭来着。”

“好了，你有事的话，先去忙呗，不用管我们的。”温暖笑着把童小惜给送走，深呼吸了一口气，稳了稳心神，再一次换地方去戚雪约的地点。

在淮海路一家情调不错的西餐厅，温暖看到戚雪穿着一身性感的黑色紧身连衣裙，搭配着白色小皮草，脚上还蹬着一双8公分细高跟的鞋，将她玲珑的曲线，凹凸有致地展现出来，温暖不由得轻扯了下嘴角，笑道：

“雪，没有想到，一贯钟情休闲装扮的你，什么时候竟然好上这调调了？”

温暖犹记得，戚雪上次回国，还是一身劲装，短发，假小子装扮，可是，眼下，这个留着大波浪长发，举手投足之间，带着无限风情的女子，真让人有点不敢相信，是戚雪。

不过，距离上次见面，好像有一年多了，时间，果然能改变一切。

“哎哟，是人都要学着改变嘛，人家现在只是想更多一点女人味，看，美不美？”说着，戚雪故意摆弄了一个S型的Pose出来。

“美美美！”温暖被戚雪逗笑了出来，忍不住打趣道：“就你一身的香水味，能不女人么？”

“切，香水味浓，难道就女人了？”戚雪不满地哼哼：“女人味是天生的，就像你，不用摆弄什么姿势，就这样，翘着腿坐着，风情自然就出来了。”

温暖则是轻扯了下嘴角，微微笑了笑，将自己一双修长的腿，交叠摆着，招呼戚雪：“好了，你看看，你想吃什么？”顺手将菜单给递了上去。

“我啊，随便的，什么都能吃。”戚雪率性地挨着温暖落座，随即，伸出一只手抬起温暖的下巴，夸张道：“暖暖，你最近没休息好？这么浓的黑眼圈？”

“嗯，最近休息的不太好。”温暖避重就轻，睁着黑眸，心里犹豫了下，随即看着戚雪，淡淡地道：“雪，我离婚了！”

“什么？”戚雪错愣，手里不自觉地用力，捏着温暖的下巴。曾经，温暖结婚，戚雪还是伴娘来着。

温暖不舒服地微蹙了下眉，戚雪意识到自己失态，忙歉意地松开手，“对不起……”

“没事，你坐着点菜吧。”温暖不以为意地扯了扯嘴角，努力挤出一抹笑来。

随即，戚雪胡乱点了几个菜，然后就对温暖离婚事件，关切地问了问始末，最后，感慨了句：“哎，男人果然都靠不住。”说完，特仗义地拍了拍温暖的肩膀，安抚了句：“暖暖，你知道我为什么回国嘛？因为，我也刚离婚了！”

“什么？”温暖有点傻眼：“你不是还没结婚的么？怎么离婚了？”

“我是闪婚+隐婚！”戚雪淡定地看着温暖：“不过，现在是离婚了！”

温暖真不知道该说戚雪什么了，可爱？爽朗？好像都不适合她。她比温暖小一岁，30岁的女人，却保持了一颗18岁少女一样的心。至少，在对

待婚姻的态度上比温暖拿的起放得下。当然，这跟温暖有孩子，她们两个一个是母亲，一个不是母亲，多少有点关系吧。

在两个女人悄悄私房话的会谈中，她们将爱情，婚姻，孩子，生活谈了个彻底，最终不由得感慨的下结论：比起生活中的爱情，舞台上的爱情更为耐看！因为在舞台上，爱情一向是喜剧的素材，时而也是悲剧的素材，但是每个人都会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甚至可以付出生命，可是在生活中，爱情常招来不幸，它有时像迷惑人的妖女，有时又像复仇的女神，可是没人可以抵挡住考验，不是选择自私的离开就是选择不负责的遗忘，从来不会为坚持而坚持，所谓的 No.1 也只是华丽的言语，善意的永恒也只是见证了没把握的欺骗，该怎么样去不顾意义装傻？结果还是会透彻的懂了，带着一份不可置意的坚强离开，原来，放弃也只是这样而已！

吃完晚饭后，戚雪兴致高昂，嚷嚷着还要去泡吧。

温暖自从结婚后，除了出席活动，偶尔陪着谢天应酬去娱乐场所外，压根就没涉足过酒吧这个地点。对酒吧的记忆，还完全停留在学生时代。眼下，戚雪提了出来，温暖也不想拒绝。杀回职场，那么，是该要去找寻一点青春的影子了。

那时候，乐观，张扬，率真，勇往直前的魄力，都值得温暖重新去拥有。

于是，两人打车来到茂名北路，这里是有名的酒吧一条街。

夜幕下的茂名北路，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的梧桐树影，就着昏黄的灯光，阴雨绵绵的氛围中，看着情侣们双双对对勾肩搭背的甜蜜场景，让温暖心里微微生出一丝苦涩来，神色就不自觉地带了几分哀婉，曾经，她也跟人如此相爱过，只是可惜不能爱到最后。

“暖暖，你那什么表情嘛？”戚雪一把拽着温暖，朝着就近的一家酒吧，迈开脚步，“我跟你说，不能因为离婚了，就这样垂头丧气的。你这大好的人生才开始呢！”

温暖没有说话，只是扯着嘴角，苦涩地笑了笑，在经历了这场失败的婚姻，让温暖整个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曾经天真，浪漫，爱幻想的她，此时变得开始现实。因为没有工作，她失去了最珍贵的儿子乐乐的抚养权，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好了，好了，你别笑了，比哭还难看呢。”戚雪无奈地摇了摇头，拉着温暖进了酒吧：“我跟你讲，心情真不好，那咱们一会就喝多点，大醉一场，好不好？”

“好。”温暖点点头，这家酒吧里面很热闹，一楼是散客区，摆着三三两两的散台，靠着边沿的是卡座区，而二层则是一些包间。摆在正中央的，是一个红色的大舞台，有一群穿着火辣的女孩，正伴随着音乐，扭动着自己柔软的身姿，摆出各种妖娆撩人的姿态。

戚雪拉着温暖在舞台边，找了一个带座的散座，服务员第一时间送来了酒水单，并且介绍了下散台的台费。戚雪手指在酒水单上飞快的划过，点满了台费，然后，又多加了一包女士烟。

温暖不解地看着戚雪：“你现在抽烟？”

“没有啊，只是来酒吧玩，喝酒，不抽烟没气氛。”戚雪朝着温暖眨巴了下黑眸，笑嘻嘻地开口：“再说了，一会有烟，没火，可是最好的搭讪方式……”

“搭讪？”温暖的嘴角抽搐了下，服务员已经送上了酒水，纸巾跟果盘，她便止住了这个话题。

戚雪抓过一瓶开好的啤酒，对温暖扬扬手，笑道：“来，庆祝我们恢复单身，干一个！”

温暖陪着笑，也抓起瓶酒，跟戚雪碰了碰，学着她的样子，仰头猛地灌了一口下去。苦涩的味道顺着喉咙口，缓慢的滑下，带着一股燥热，径直的涌向肺腑。

“暖暖，看不出来，你酒量不错嘛。”戚雪笑吟吟地再次找到话头，又干了大半瓶下去。